井福堂文稿

井福堂文稿卷九

鎮洋　汪學金　敬箴

代房師李石渠先生甲午湖南鄉試錄序

臣聞氣積而光沃者天地之發育久道而化成者帝治之翔洽自古人才之興沐浴清淑而不知所以生涵濡教澤而不知所以成文章風俗之美潤色鴻業雍雍乎郅治之上儀其故可知也楚南襟江帶湖控引巴蜀衡山九疑之㵼瀁洞庭雲夢之浩瀁其氣雄厚蟠固蓄而難洩故三代之時荆楚被文教獨後於雍豫諸郡及周

之季也屈宋唐景之徒奮藻於南國遂成一家之言爲
後世騷雅之祖一時文章之盛孚與倫比歐陽子云盛
美之事經其久而後至於大備不信然耶我
國家當化醲道洽之時百三十年間作人養士之澤淪
肌浹髓
皇上稽古右文欽明廣被前年
詔求天下遺籍以備
石渠天祿之藏炳炳麟麟超軼曩牒雖海隅之垠旃裘
之長距京師萬里外猶且延頸向風抃舞日月之下況

楚南爲文獻之鄉翹秀之俗哉臣今閱其文溫潤而縝密則荆山之璞也淸越而靜深則湘靈之瑟也斐然而有味粲然而可悅則沅之芷而澧之蘭也楚人士可謂服習先民而善用其所長者乎抑更有進於是者夫濂溪發跡於道州朱張講學於嶽麓流風餘韻振聵發蒙則夫黜華而崇實進末而務本其成德之士卓然爲大儒名臣以仰副

朝廷選造之至意臣於楚材有厚望焉

代座師沈雲椒先生辛丑會試錄序

臣聞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雲霞者山澤之氣布濩絪緼蒸而上騰得天之文以爲文者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繼之曰煥乎其有文章尚書賛堯之詞曰欽明文思光被四表夫堯之文法天垂象而在位長久協和於變之化涵濡人心故其時康衢之間發爲謳謡皆成文章以爲帝者上儀大雅之頌文王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葢言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惟文王能以其文造就

髦士感人之久而入人之深至於耄齡無斁故後人以是詩為久於其道化成天下之驗誠不誣矣我
皇上聖學高深
御製詩文久已刊行海內懷鉛握槧之士瞻仰
奎藻皆得奉
天子之學為學繹
聖人之言為言臣儼直近侍竊見四十餘年醲化龐洪緝光旁燭上作下應必有敦厚醇固之氣宣豫導和鼓昌運而揚鴻業及受事之日取多士之文而讀之條理

秩如經緯合度所謂協氣嘉生蒸爲太平益於得天之文以爲文者益信雖然

聖人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然則所謂雲霞之文不過郁郁紛紛舒華獻瑞附日月之末光已耳而如臣者獲從珥筆之末進而賡卿雲之頌以稱

古稀天子之慶誠不自知其懽欣舞蹈而不能已也謹拜首稽首而誌其後

丙午江西鄉試錄序

臣竊惟人文之盛聚於地靈興於運會而成於教化夫干霄之木必產深山照乘之輝必求廣澤鍾毓之理也簫韶振響祥[illegible]叶律卿景升華靈荚占候瑞應之徵也然而千尋十圍之榦謝斤削不可以致用雙歧合穎之産含麃蓑不可以順成由是觀之人文之繫於教化不綦重歟江右擅山水之勝匡廬玉笥之秀挺彭蠡章貢之瀠洄其間才俊之士應聲接迹在昔已然矣

國家累洽重熙功文巍煥釀化薰蒸藝林翔泳洪惟我

皇上統備
君師化成久道廣天祿以崇文建辟雍以講學雖在偏
陬遠徼無不爭自濯磨以副教澤況豫章十四郡理學
之鄉翹秀之俗哉然則江右之文章炳焉同風進而益
上也固宜往者先臣廷璵奉
命督學此邦臣得隨侍左右先臣之校士也敬奉
聖訓清真雅正以為圭臬因而繹之曰晰義之謂清當
理之謂真不枝於辭之謂雅不詭於法之謂正以臣之
愚弗逮先臣遠甚烏足與於衡校之席然祇膺

寵命勉繼先躅俾得綜覽江右文章之盛凡所謂奇秀之鬱積休和之醞釀與夫
聖天子仁壽作人之化所以陶冶而造就之者皆於是乎在臣亦惟是仰遵
聖訓恪守家規弗懈益虔以蕆斯役匪直爲多士告實以此自勗云爾

代茹古香贊善庚申山西鄉試錄序

竊惟文章者風俗之表也班固曰剛柔緩急音聲不同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静亡常故謂之俗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壹之於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故王制言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於是選造之法立焉古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朱子謂風者被上之化以有言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是以采之以貢於天子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詩三百篇二南為風始其

尤美者莫如唐葢其地本帝堯所都有先王遺教至周已千餘年而風化流傳固結於人心其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故吳季札以為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晉詩而謂之唐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有由来也洪惟
高宗純皇帝功巍文煥動以堯為準我
皇上紹
堯致治心
堯之心推恩錫類嘉惠藝林山右寀邇

畿輔首善之地漸被尤速善乎柳宗元之美晉曰儉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今以風俗覈其文章或巍而高如太行首陽之騰突菑峷鬱勃而怒鏖或呀而淵如黄河大陸之曲折棄衍洄洑而夷沿其地使之然也至其所服習周旋者卒不敢偭規以爲圜越矩以爲方臣昔視學此邦接其人士彬彬乎質有其文矣越十稔於兹而學益進業益成然則柳氏之言益信夫以臣之愚陋備采風之職

預論秀之典輶車再至景物依然而沐浴
教澤者日新月盛既得以仰副
雅化進而與多士軒鼚鼓舞於
光華復旦之世豈非厚幸歟

壽張晴沙太守八十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年獻歲初吉舉耆筵之典

賜宴於

闕廷者凡三千人仁壽延洪慶澤霑洽

德音廣布率俾海隅黃髮台背扶杖觀聽芹曝之忱遠

莫能遂於是吾郡之士大夫啓建

萬壽經壇以祝

鴻釐而答隆貺維時太守晴沙張公致仕里居年八十

矣具朝服以往拜伏舞蹈不假扶掖進止翼如成禮而

退少間進學金而語之曰古者更老之數三五而已以今方昔奚啻霄壤引年之禮於斯極盛即余以非材遭逢
盛際迴憶壬午歲入覲
天顏褒錫周渥迄今二十餘年偃息田廬瞻雲依戀猶得以遲暮衰齡隨諸君子後勉副鉅典非躬被壽世之澤何以至是學金乃復於公曰大哉我
皇之壽也葢天以壽予
天子

天子以之敷錫天下故
朝有平格之賢野有耇成之彥葵藿向陽而增榮松栢
逢春而加茂
天光照臨百物咸遂若公之名位齒德繇然尊於鄉者
非其人歟觀於一鄉推之方域達於京師豈不盛哉豈
不信哉歲之八月為公覽揆之辰里中謀所以壽公者
屬學金介言侑觴竊惟公之德政在輿誦風操在鄉評
而門閥之盛子姓之賢士林重之閭里榮之固無待學
金之贄一詞因為述其近事上以紀慶典於

朝廷下以著盛美於鄉邑敬告里人以歸於公公其欣然引一卮乎

壽座師德定圃先生七十序

國家壽宇延洪太和揚詡
天子將普慶闓之澤於宙合也乃定中聲求古樂
命儒臣釐次雅頌譜諸聲歌上自郊廟朝廷下逮賓興
鄉飲之屬靡不折衷盡善所以美歡心而導順氣維時
我定圃夫子以大宗伯典樂部仰承
休命研精覃思率其屬晨夕考肄清濁高下之音抗墜
疾徐之節洋洋乎盈耳矣歲五月爲公七十壽門弟子
謀爲嘏辭以侑觴有舉樂之說以進者曰中庸言性命

之理具於中和而荀子論樂以為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可以盡性術之變蓋樂之根本與人性為至近故鐘鼓以暢其志琴瑟以平其心而物感之接境而生者無足攖吾寧而汩吾真而後耳目益其聰明血氣滋其榮茂由是觀之公之所以養德性壽神明者固得力於是豈直充舉其職云爾哉辭未畢有酌而登者曰不寧惟是歌詩不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公之行已必恭好學不倦也為之歌淇澳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公之以人事君登明選公也為之歌卷阿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公之

清操亮節百僚師表也為之歌羔羊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公之鴻勲大猷兆民利頼也為之歌江漢至於頌崧
嶽祝臺萊凡詩人稱壽之辭公皆當之而無愧然則即
公之職業可以想見公之生平行且
賜几杖備叓老雍容揄揚以賡
明良之歌而成儀舞之盛豈不懿哉

壽方母吳太夫人六十序

乾隆五十二年秋七月使相福公奉
命往勦臺灣逆匪以吏部郎方君葆巖佐理軍事越明
年臺灣平振旅入覲七月達
行在
上親賜勞問錫宴於避暑山莊之如意洲旋予假休沐
還京師適屆太夫人六十壽辰公卿士夫之獲交於方
君者靡不畢賀其同年生鎮洋汪學金酌而言曰信乎
太夫人之善教其子而及身克食其報也方氏為桐城

望族門閥冠江左恪敏公以布衣從平郡王征準噶爾遂受
天子特達之知置身通顯領節鉞者二十年公艱於嗣晩年始得君君旣失怙而嫡母劉太夫人已先恪敏公下世賴太夫人以養以教至於成人君生有異禀少即折節讀書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踰三載
上念恪敏公成勞授君内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旋成進士改吏部君學以經世爲務通達吏事政府倚如左右手出筦全漕定大讞乘傳往来所試輒效先已從福

公平定甘肅逆回至是復贊成大勲葢君以兵事受知也既與恪敏公同而由中書通籍及直樞曹典銓政皆適相肖門生故吏以君之運思沈毅莅事精敏輒類恪敏公都人士之稱頌世德者僉曰恪敏公善為之先葆巖君善為之後可謂是父是子矣雖然學金竊有疑焉當恪敏公捐館之日君未及勝衣之歲即令詩禮之緒猶傳鐘鼎之銘可讀不過風流文采如王謝佳子弟云爾何以一旦坐言起行舉措裕如凡恪敏公經營綱紀數歷中外數十年功在社稷澤在黎庶者君舉若得

之於耳提面命口授指畫之餘然後知溯遺聞述往事一燈熒然澼洸在室懃懃懇懇聲與淚俱微太夫人之力不及此夫古有封鮓之母而後陶桓公以勳業著有畫荻之母而後歐陽公以文章政事顯今方君以文武忠孝承恪敏公之後而且遭際

聖明經緯百度方將掩跡前賢然則太夫人之視二母又何多讓焉至於門內之雍睦居室之儉勤與夫康彊逢吉之福食報於未艾者太夫人皆固有之茲不具論論其大者庶幾於方君歸善於親以致其祝嘏之意或

有當乎

曹母朱太夫人八十壽言

嘗讀小雅四牡之詩所稱王事靡盬將母來諗竊歎上下之情無不可以相通公私之誼無不可以兼盡也葢古昔盛王之世藎臣良弼入則夙夜匪懈出則經營四方而上之人於其家室老幼之事皆周知而代為之謀故奉使之日至為之設言其情以曲遂其孝養之志非如後世致身者踵絶裾為故事報本者競解組為美名析忠孝於兩途判出處於歧域也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伏見近年以來

仁壽之澤龎鴻周浹所以敷錫臣庶者至深且厚而於
接見羣工之日往往
垂詢父母年齒凡推恩錫類之典毋或少靳而大臣之
被賫典沐殊榮者則尤莫如我年伯大司農曹公方公
之領度支直
禁廷也博綜宏濟無往不宜倚毗之重罕與比並嘗侍
從燕閒從容陳乞
上既念公賢勞且稔知太夫人之備令德而享高年也
乃

俞所請於是公將以今年五月歸省爲太夫人稱八十觴會以使事涖浙
召對内殿
命公竣事之日持節還里
御書南陔衍慶牓額並尚方珍異之物宣賜於其第公既拜
命以行而公卿大夫之仕於朝者僉稱公顯揚之美知遇之隆推本曹氏善慶之由以徵太夫人德福之致競爲詩歌鄭寄申祝某等與公子儷笙君爲同年進士習

聞太夫人之淑德懿行而於公之南行也得以親見軺車之赫奕

夆藻之光華鼓舞頌禱之忱不能自已因爲援据小雅敷陳其事上以覘

明良之泰運下以播忠孝之休聲而皆歸美於太夫人之眉壽保艾昔人所謂邦家之光而非閭里之榮者將於是乎信乃系之頌言以侑觴其辭曰

赫赫南紀實維天都富媪儲祉詢美且訏坤德寧固以蟠以紆積厚而流貞壽之符猗歟紫陽爲世巨儒詩禮

之澤篤生名姝嬪于德門順正以須豐則示儉逸則思
勛尊章在堂娌從其姑必敬必戒齋莊乃舒君子四方
不遑啓居禀命家督毋或齟齬誕育令器英英瑤瑜義
方之訓毋氏有諸偉哉司農何天之衢黼黻元化經緯
斗樞惟太夫人頤養田廬服其命服有珩有琚福履之
綏匪掖匪扶伯仲孫曾怡怡愉愉司農密勿
左右是趨具陳家慶
天子曰俞何以賜之
雲藻紛敷何以將之皮幣璆珠翩翩簜節載馳載驅翠

徵之原稅我使車旣登我堂復循我除邑思其柔舞衣

斑如命公遄行夙駕匆徐入覲

天子寵命不渝藹藹春暉慶則有餘期頤百歲長奉慈

娛

喬梓百齡圖序

楊省緣丈年六十其長君賡伯孝廉年四十顧君秋槎繪喬梓百齡圖以贈而屬余叙其卷端余聞天地生物之壽者莫如木。木之德為春。於天為元。於人為仁。故人之仁者必壽。蓋天地生生不息之理。人之能得是理者。乃有自然之應。猶木之篤厚其根心蕃衍其柯葉全天地之理而遂其生也省緣丈冲資粹養中歲潛研性命之學時出入於釋氏書性尤慈濟於善無所不為楊氏自西士先生以来善慶之澤積而有餘而丈培之愈厚

愜之愈廣鄉黨之間薰其德而被其澤者數十年於茲
矣孝廉君方將以強仕之年出而致用於世其仲若季
復推衍引翼相與光大其志事丈之善詎有量哉竊以
爲仁道至大善即其發動而昭著者故聖門不輕論仁
而必以力行爲近仁之事孝弟爲務仁之本皆於人之
身心真實切近處言之乃所以明元善之長使人體驗
於生理之自然而各得其引年保世之道盖天地之所
壽人者莫大乎是昔人有云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
建之於本而英華自茂夫本也者實也實於身心而爲

善實於家庭而為慈孝實於性命而為仁壽人之所以合於天地自然之理者一實而已矣然則喬梓之説所謂竦焉實而仰為父道勃焉實而俯為子道者將於楊氏乎益信

蜀道紀程詩序

詩三百篇多行役勞苦之作皆切情而達於用皇華之念靡及出車之畏簡書下及陟岵北山篤念父母葢其時文武忠孝之士出身以為世用雖至經營奔走日不暇給之時皆能隨分竭情克盡倫理後世學者沾沾於章句聲律講求得失反舉經世切身之務離而二之既已無濟於用甚至性情之地轉益滋偽其一二決謀建節非常之人與夫宗族鄉黨所稱道無間者或出於樸遬醇謹所為論者遂以浮豔虛聲加於六義風雅之道

浙美上海趙少鈍爲璞函先生令子先生以戶部郎出
參定邊將軍軍事自滇移蜀少鈍年弱冠從京師走七
千里外省覲金川軍營留十日即遣去往返五閱月得
蜀道紀程詩一卷昔人以蜀道難比天上而少鈍更歷
徼外諸土司境澗陂之奇險風土之俶詭語言情狀之
侏儺而雎盱十倍過之烽烟笳鼓不可久留馬首已東
慼焉如擣宜其詩之沈思鬱怫愴然而有餘悲未幾璞
函先生殉木果木之難事聞
天子憫悼贈恤如制少鈍呼搶泣血將匍匐入蜀尋訪

骸骨余愳璞函先生以書生稱詩吳下日折衝盤敦容止都雅見者以爲發跡金馬之門摛藻承明之廬乃一旦任參佐坐武帳中籌畫形勢瞭如指掌及臨大難則又從容審義捐軀秉節合於古藎臣之所爲可謂奇矣即少鈍以英妙之年騰聲日下爲三吳名士而短衣匹馬馳驅兵刃閒非獨意氣雄厲蓋其至性有過人者此皆得力於風雅者深而益信詩之爲教切情而達用也孔子論詩有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若趙氏父子者能事斯語矣

述庵詩稿序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本此以論古今之詩猶方圓之有規矩曲直之有鉤繩矣雖然辨詩於思其疑似之閒有毫釐千里之失孟子曰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故楚騷之作其詞託於香草美人而意主譎諷誠六義之準則也漢魏以還不廢遺旨自六季詞人流湎失節風雅之道始喪沿及唐初餘風猶煽陳張李杜之徒相繼廓清厥功偉哉迹其詩論其人非得性情之正慨然篤於匡俗復古之志者不足以及

此若夫古今詩人言論志趣進退一節可以傾動一時興起百世者莫如唐宋之白蘇氏。其詩隨物賦形。無所不有。而緣情之作。閒出篇什。然一篇之中。如行雲之過空。飄風之度隙。以視描摹烟月。塗澤金粉者。曾不可同日而語。嗟乎思之所以為無邪者。於兩家之詩不亦信哉。少司寇青浦王述庵先生今之白蘇氏也余童時於江左七子詩鈔中得讀先生之作後遊京師從友人處見先生征緬從軍詩一卷諷詠心折以為當世作者無可頡頏既而先生還朝余筮仕省掖修後進禮遂辱知

嘉慶初元先生已致仕來主吾郡講席始得縱觀全集凡先生言論志趣進退一節皆散見於詩乃益信先生為今之白蘇氏無疑雖然作者難知者亦復不易世之稱詩者家隋珠而户荆璧矣先生既負海内重望蠁悦之士爭欲攀附以弋聲譽先生固不惜齒牙奬借余恐後之讀先生之詩者未能反覆紬繹或僅得其詩而不得其詩之思必將有毫釐千里之失故特為推論之而余之所以尊信先生之詩與其言論志趣者蓋自有在

州守于滄来治讞錄序

山火之象曰明庶政無敢折獄火山之象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二體各有取義義若相反而理實相成者也國家綱紀法制之大條教號令之煩繫於官司而達於𡈼庶者皆文之所為也至於治獄以得情為當情之為言實也一字失實即為文致雖然取兩造之情筆之於牘勢不能不用文文不當則刑罰不中知用文之弊而後不以敢必試也是故明庶政者明於下也无敢折獄者止於上也此賁象之取義也民之不幸而有獄也

舍其室家田里十日不決則費十日百日不決則費百日䖏然如旅之無所容而有亡失喪資之憂上之人徒博矜慎之名實貽底滯之患民之失其居者衆矣是故明慎用刑者止於內也不留獄者明乎外也此旅象之取義也且夫敢於折獄者未必不留獄而留獄者又未必能慎刑而明政何也用法而持巧心則析律貳端增辭飾非以成其辠而不習爲吏者成事往往假胥曹力依違不決勢必鍛鍊周內而尚文焉是故不文則不行而尚文又鮮實情明則不慎而過慎又易留求其四者

之得當葢亦難矣由是言之惟通經窮理之儒始可與之論治功而拘方守曲之士并不可與之論學術豈不信哉州大夫于滄来公學有本原通知世務宰江省者五邑治吾州者三年惠愛兼施經權互用而其心惟以明政止辟為念嘗裒輯其案牘之文若干卷余受而讀之詳晰懇到者明庶政之義也質直簡切者无敢折獄之義也其有連篇駁詰者明慎用刑之義也抑有片言剖斷者不留獄之義也其於四者可謂得當矣乎然則公之通經窮理之學即於是編可見崖畧又豈拘方守

曲者所可同日語哉昔昌黎韓氏有云法吏一斷於法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然則公之異於俗吏之所為者豈不係於學耶余佔畢鯫生未嘗讀律以平日所聞於章句者復於公而折衷焉惟公幸有以教之

讀書圖序

靜夫于公来治吾州甫下車吏民伏謁片言洞悉利弊於是州之人服公之才逾月發條教簡而明釐案牘敏而慎於是州之人美公之政又數月律己以廉率屬以正接士以禮養民以惠於是州之人尤愛公之德學金從父老之後備聞輿頌推驗公之為治皆卓然有本非一時苟且弋取聲譽之所為者既而以公事登公之堂得公所繪讀書圖乃作而歎曰此公為治之所本也葢書者聖賢之成法於事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宜變

而通之隨乎時神而明之存乎人故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未甞一日廢學即未甞一日廢書茍欲即仕為學而不本於讀書如仲氏之云者已為聖人所訶然則讀書之所繫豈淺鮮哉甞觀漢史所錄循吏如文翁任延王渙之儔皆以博習經義見諸吏事匡正其俗為時所推能得古人遺意乃後人讀書或僅以為羔雁之資鞶帨之飾一旦出身加民迄無措置而從事於簿領箕斂者往往舉手譙讓以為讀書無益於治嗟乎是果書之無益耶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公甞歷宰

剡邑報最具有成效令復以其所本於讀書者將次第施之於吾州余倖附公京兆之榜顧溺於詞章無當於用未獲學公之所學今以病廢歸而讀書先人之廬思欲淬磨古訓以自治其身而公適蒞兹土政事之暇必有講貫發明以牖余之固陋者余既為州人幸且以自幸也為之欣喜贊誦並系詩八章書其卷端而質之於公可乎

願香室筆記序

願香室筆記慈願所錄也慈願幼習孔孟書通曉大義學佛後益了達心性妙諦元譚輒傾一座顧未嘗著述自炷家庭間以詩酬答理趣躍如無纖毫閨閣態然亦不多作也化去後有手書一鈔搜遺篋得之平日論說退而筆之於簡者十之二三而已其他則未之見也是何宿根之深聞道之早而又善自韜晦若此非惡其文之著耶或守內言不出之義耶聞慈願嘗炷香一室中端坐凝神運筆揮灑累紙其侍媵云然噫嘻異哉因為

詮次之其為儒語者曰內編論二氏者曰外編詩詞偈贊之類曰雜編凡三卷以俟諸孫之成立授而藏之於家

取原講塾記

學之為道人已兼資者也不取諸人則固陋而寡聞不求諸己則支離而罔據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水之原者泉也其委則澤也由原而津逮之至於衍而為澤則其益廣由澤而沿討之至於達乎其原則其功深然則二者之說雖各指其所之其理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余少而失學壯而始悔四十無聞乃讀書於先

人之廬於道茫然未有所得賴二三同志之士相與勸善規過朝夕於斯寒暑弗輟講習之益其可廢哉因即後圃隙地搆書舍數楹右井左池可飲可濯名之曰取原講塾或曰君子深造之學程子所謂不言自得朱子所謂默識心通大抵得於端居靜定之力居多而子猶從事於口耳辨說抑末矣於原奚取焉余曰不然天下之聞道而慕慕而求其原者亦多矣或滯名象而守拘墟或遺倫物而矜鑿空或呴沫乎困涔而自足或汗漫於窮溟而不返者彼其於原也未嘗不強探力索以師

其獨智而卒入於斷港絶潢而後已者皆由學之不講
也夫道一而已矣或原也或委也博文而約禮下學而
上達豈有二本哉詩不云乎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
右之無不有之亦在乎人之善取者乎余雖不敏敢不
與吾友共勉焉於是歌以落之其辭曰泚之澤清且泚
兮挹彼注兹其原釃兮一勺之多弗舍乎爾庶幾啇先
而有喜乎井之泉清且洌兮洗心藏密其原滐兮九軌
之功弗棄乎若庶幾井收而勿幕乎

希賢堂記

滄米公既守吾州踰一歲政信教孚乃會郡邑之髦士於書院而詔之曰古者風化之成必由士始士者民之坊表也士尚志志於聖賢而已故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夫士之品至高士之任至重凡貧賤憂戚之境庸衆以之累其心者至於士而卓然有以自立寛然有以自安則以其能志聖賢之志也余之與多士會於斯也蓋將以覘其志

也則僉應曰諾敢不惟大夫之教又詔之曰倫常者聖賢之事也經傳者聖賢之心也文藝者闡發乎聖賢而宣其中之蘊也容貌辭氣者則傚乎聖賢而止於外之符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郡邑者天下之所由萃也多士肄業於此有日矣非聖賢之書不敢讀非聖賢之言不敢言多識以畜德博文以載道余將以觀士之成也則又僉應曰諾敢不惟大夫之教於是爲之定其課第其等飲食以勞之銀幣以既之既而周視其舍宇度其隙地圮者修之庳者崇之廢者復之又從而增

益之所以勸士者其至矣乎書院舊祀周程張朱五子及吾鄉陳陸兩先生兩先生者爲陳氏瑚陸氏世儀皆以聖賢之學興起鄉里與江氏士韶盛氏敬所稱四先生者也公既復其舊觀益以江盛兩先生之主配五子而顏其堂曰希賢謂諸生曰五子者學於孔孟者也天下之師也四先生者學於五子者也一鄉之師也余之蘄諸生之師其鄉先生以進於五子之學而不愧爲聖人之徒則善矣此士之希賢也諸生於是拜手而稱曰公之愛士者深矣公之惠士者優矣公之勉士者切矣

相與謀瓣香之奉於公公不可曰州之有書院也前有
司之功也五十年於茲矣而俎豆闕如非所以報本也
諸生緩其先而急其後則是私余而使余也余奚取焉
因命就其左楹祀前州守宋公楚望前邑令冷公時松
諸生乃以右楹奉公卑比爲函丈之所里人汪學金聞
之曰美哉滄來公之教也一舉而三善備焉尊五子明
正學也達義也定四先生之配禮先進也章信也祀前
守令重始事也示讓也義則不詭信則不惑讓則不損
公之所以勸士者如此其至然則士之所以心悅誠服

於公者不亦宜乎昔昌黎氏送何堅序有云道之守陽公賢也堅爲民堅又賢也堅歸倡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令學金爲州之民不敢自擬於堅之賢而公之爲政誠無讓於陽公竊願與士之服公之教者共勵厥志以副公之所謂希賢者而觀善化之成豈非一州之幸歟

續秦觀清和先生傳

余讀秦少游清和先生傳述其交游出處頗詳而於性情則畧焉殆未深知先生者也余與先生跡甚疎經年不數數見即見亦落落賔筵勸酬而已未嘗為長夜之歡顧先生許余為君子之交一日語余曰子亦知我清和之意乎伯夷不念舊惡清而和者也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和而清者也此聖人之兼德而至也我竊慕之若夫屈靈均標獨醒之槪不肯為餔糟歠醨傷其和矣淳于髡騁滑稽之雄甚至於盃盤狼藉失其清矣我

既滌醴泉以比潔淩沆瀣以自馨又何不可以酬酢無倦偕一世而飲醇哉余曰旨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毀先生者曰甘氏之賓客多亾賴子弟往往沉湎失節喜怒無度甚且袒裼裸裎或小踸跐必湛胥決脰而後已先生亦同流合汙純盜虛聲耳安見其清和哉余曰不然夫清莫如水不為妍媸改容和莫如風不以寒燠累德與先生奚病焉余既齋居繕性猶有幽憂煩鬱之疾先生屢以養天和近人情箴余與先生接不覺忽蠲躁釋別去則疾復作先生乃授余真一法曰昔於海外贈玉

局翁者可以上感北斗此修養之要訣也子其秘之余既感先生之德爲補前傳之闕失且爲之贊曰廓兮造化坱軋無垠孰司其化彌澆使淳肅肅乎入太清之表兮零秋露之芳冽盎盎乎翔太和之氣兮流春膏之温瞰其性澹泊其化絪緼得先生之道者可以游華胥之世而爲葛天之民歟雖然薦明水之一勺兮。方鄙夷乎糟粕。通華池之微竅兮。又奚取乎五石之窪樽。余之願交先生者。固將遺貌而求神矣。庶幾可以得我之天真。

和淵明歸去来辭

歸去来兮浮生若寄將安歸奇服炫而屈放素絲染而墨悲緬先覺之既往溷末俗而難追恥四十之無聞慕五十而知非似跛者之倚杖如寠人之解衣塞情田之罅漏。導神谷之淵微。昔之未歸。饑走渴奔。今我歸來。乃得其門。可以止止。可以存存。周道如砥。中衢有尊。倏夢覺而失莊。忽坐忘而得顏。既吾形之俱喪。又何心之可安。屆一陽之來復。準三旬而閉關。鼓地籟以噓吸。納天光而諦觀。幸宿疾之漸瘳。驗夜氣之初還。拱靈臺以簡

寂衛于城而赴桓歸去來兮。將造物之與游。苟何思而何慮。自不忮而不求。豈摘花而蠲忿。匪掇草以忘憂。化人導我以前路盡采藥於芝疇以神爲馬以氣爲舟倘從我於元圃可揖子於丹邱斡紫極以容運挽黃河而逆流入希夷而邂逅。契鴻濛而止休。已矣乎。達人處世貴順時。時至勿失去勿留。膠膠擾擾焉用之。豈以蟪蛄年易此龜鶴期。戒揠苗之助長。勉播種而勤耔。或端著而玩易。或擊壤而歌詩。庶竊比於老彭。知歸即歸莫遲疑。彭尺木居士自號知歸子

井福堂文稿卷九

井福堂文稿卷十

鎮洋　汪學金　敬箴

重建太倉州武廟碑文

惟我

聖帝以至大至剛之氣配義於道塞天地而貫古今其為監觀昭假赫赫明明葢由博厚高明悠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乃如此斯其為至德也與洪惟

國家受

命東土肇造區夏天人徯應

帝以顯感翊我

皇運

本朝崇德報功之典有加無已自京師以至直省郡邑

廟制丕煥祀事咸恪他如鄉社里堡所在奉像設者以億萬計葢前代未若斯之盛也太倉城西巽隅舊有

帝廟按明王弇州碑記稱嘉靖間島寇內訌擾及郛郭除藉神力驅蕩城以得全州人德之至神宗時當事鼎新式廓規制告備然則

帝之福我民人者在昔已然矣迄今百五十年以來春

秋報享司存秩如瀕海寧謐無梧鼓之警微
累朝威德與
帝之祐助不及此嘉慶二年十一月丙子廟災州人大
恐將學金客皖陽留守尚書朱公所而州大夫于公鰲
圖亦權守常郡督役徐碭既而復蒞吾州急以書抵皖
詢謀所以經始廟貌者學金瞿然曰是誠不可緩因請
於尚書朱公撰書牓聯馳復於公公乃首捐廉俸為州
人倡於是文武僚吏與州之紳衿耆碩樂輸者麇至今
年四月學金自皖歸覲見公早作夜思不遑啟處爰定

議卜吉鳩材遴錢生鳳孫董其役廣殿周垣層階翼廡凡陶笵斤鑿金碧髹堊之工莫不如制六閱月而訖計費白金若干落成之日州人拜舞驩譁奔走恐後公曰是役也工鉅而力衆不可不紀實以示來許乃以其文屬學金學金既弗獲辭竊惟孟氏有云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中庸言鬼神之為德洋洋乎在上在左右而著其盛於誠之不可揜葢聖與神者一誠而已善乎并州之言曰

帝之神所以久且大者誠也天下以億兆心為一心而

嚮

帝

帝亦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可謂智足知聖矣今

海内承平日久比年楚蜀用兵賴

帝屢著靈異克奏膚功

天子之所以推崇於

帝者弗懈益虔而吾州僻處海隅恬然耕鑿食

帝之福者不可謂不厚繼自今庶司執事曁我邦人惟

有齋沐身心馨香質對於以答

神貺而迓天庥宜未有艾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嗚呼知所以為誠者則知所以事

帝天矣可不慎哉是則州大夫之志也其捐輸姓氏具列碑陰俾有所考焉謹記

新建太倉州文昌廟碑文

國家重熙累洽禔福中外迓景貺於三靈答洪禧於七曲

特命肇修京師

文昌帝君廟頒發

御書聯額落成之日

車駕躬臨

展九拜之隆儀摛七言之

鴻製以頌神功以崇正教迺

詔禮臣釐定祀典下郡縣吏春秋舉行如制典至鉅也蓋以
帝君垂象觀文察倫章教福善禍淫之理昭過化存神之迹著牖迪民彝輔翊
皇化宜乎
聖天子淵思默契肅明禋而篤顯祐如此其盛也然則公卿牧伯有承宣師帥之責者宜莫不駿奔恐後美輪奐潔馨香匪直闡神庥稱
上旨也俾海内士民濯磨觀聽弗懈益虔厚人倫而美

風俗以明立教之本者皆於是乎在維時合河康公來莅吾州甫踰月度地於巽維汁文明之位兼輿曠之勝因城南梵鐘寺而鼎新之揭臺振館而靈山之面目開泄瀆滁港而德水之淵源瀹披芳蘙榛而林藪之封植阜飛楹架棟而堂階之對越嚴然後奉珠旒升玉衮贊水犨牲既蠲既吉飲福受胙孔惠孔時公乃正色怡容告我邦人曰觀天文以察變觀人文以成化文者道之著也惟我

帝君主文以明道而天人之理通敦孝弟忠信之本立

禮義廉恥之防示吉凶榮辱之準凡厥士夫毋徇利欲
而即慆淫毋競聲華而長浮薄毋自暴自棄而外名教
毋乃逸乃諺而背典常毋曰高高者不汝臨毋曰赫赫
者不我視毋曰倖福之可致毋曰明威之可蒙伏誦
御製詩云氣養大剛千古貫文敷陰隲萬民欽庶幾繹
皇極之敷言以孚
帝心之昭鑒則是舉也豈曰籩豆司存佔畢干祿云爾
哉邦人退而僉稱曰富哉言乎議禮制度考文
天子之事備矣窮理盡性至命

帝君之教深矣非我公之宿德重望不足以仰承
天子之明命非我公之端心邃學不足以上體
帝君之達道而吾州適際其時與其人將由公之言服
之無斁充以沐浴
國家昇平之教澤顧不厚幸與是役也鎮洋石侯文漣
嘉定盧侯焌寶山楊侯可春捐廉俸著賢勞共襄厥成
具詳公所為記事實文覈以諗來者

山西天鎮縣知縣錢公墓誌銘

昔州守江公以文教治吾郡課士於學宫之尊經閣月有常期所造多淹博英異之士維時先君子及樸園錢公尤為江守所器試輙第一數舉似其文以式多士學金稍長侍庭訓先君子稱公長於制義醇雅雄厚根柢經史於是學金始知公之文章既而朱石君師由晉藩内名毎指數山右屬吏之賢者必及公以為悃愊簡靜能得古循良遺意於是學金始知公之政蹟既而公子敬熙元熙就試京兆與學金以詩文訂交於是知公之

事行尤稔既而公解組里居學金亦以奉諱歸得拜公
於堂既而學金再以內艱歸公已下世矣今年學金謝
病還里公子永熙元熙来告葬期出所撰行狀屬以銘
墓之文既不獲辭謹詮次狀中事實俾後有所考焉公
諱文梓字泗良樸園其號也錢氏系出吳越武肅王後
其從常熟縣遷太倉者為公九世祖道晟遂世為州人
五世祖桓前明太僕寺卿巡撫南贛贈右副都御史所
至有善政世所稱浩川先生也高祖熿贈通奉大夫順
天府府尹加一級曾祖坡候補中書舍人祖褒錫父渭

皆太學生以公仕贈如其官母張孺人郁孺人公郁出
也少有異禀甫逾十齡已盡讀十三經及史記漢書長
益肆力於諸子百家所著帖括雄睨儕輩爲名諸生甲
子領鄉薦屢躓禮部試垂二十年始以大挑一等奉
旨發往山西以知縣用委署解州州判事以艱歸服闋
仍赴原省先後委署定襄大寧兩縣事以稱職聞補天
鎮縣邑故邊地歲常苦旱公度地勢測土脈導桑乾之
流演迤以注於南川境內之田賴以沾溉有大石莊者
與陽城縣接壤水從陽来至此湍急傾瀉即盡陽民遏

上流以專其利莊民爭之不得奔控於公公乃白太守名陽宰議因請設牐日夕更番啟閉兩邑並受其利而爭遂息邑之西北郊為古戰場積骨成莽封土以為義塚無賴子挖土其傍公瘗以深坎繚以周垣並嚴其禁公性慈厚而治獄精敏案無留牘尤以扶良鋤暴為己責劇賊張五斤子者窟穴新平堡居民患苦惕息不敢發公以計掩執之窮治其黨盜藪一空公之署大同縣事也奸民趙大閻羅者虎於市莫敢與校公已耳其名矣一日騶導出方酗酒持刀跳梁闤闠立予重杖臠肉

盡脫以鐵索貫巨石項鎖之市民歡呼羅拜其署保德州事也甫下車吏目某以監犯同時越獄告公曰勿恐去當不遠耳即遴丁壯數十輩飛騎伏其某處候之薄暮悉縛至無一脫者公在天鎮兩遇大差一爲土爾扈特歸順一爲班禪額尔德尼入覲符檄星馳供億山積公先事部署不激不隨賓至如歸而民忘其役大府以公爲能將量移關南蓋晉以鴈門關爲界南肥而北瘠公聞之亟往謝曰某久於是邑雅與士民習不忍舍之去矣遂不果調夫古人苟一官治一邑必欲久處其地

以異政通而俗成而熟於宦途者往往規畫閭井之般富料量物産之豐溢攘臂而爭之捷足以得之其視棄舊民如土苴去故官如傳舍然後知公之異於俗吏者其意量誠遠矣公筮仕之初中丞鄂公方伯朱公並以清操實政澄叙守令故公得以一意奉職抒其讀書學古之藴久而公之持守益定乃弗肯變其初志假使後之大吏如鄂與朱者知公之深而薦擢之必有以盡展所長公之設施又豈止於此哉公家居後益以老成樸厚型於鄉越六年乃卒享年七十有二又三年葬公於

州之二十四都一啚陽圩之新阡以陸孺人祔焉孺人為候選州同知陸恬女賢能治家前公三十二年卒子五人兆熙敬熙咸熙皆先卒敬熙舘書議叙湖北沔陽知州永熙太學生元熙乾隆已亥舉人女七人孫八人孫女六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銘曰

錢氏遷婁世為鼎族舄奕蟬珥焜煌繡襮公生其間含英秉淑廣業以勤貞履維篤公之文章圭璋在櫝公之材識經緯在軸阨於一第弗售其璞局於一隅弗罄其蓄留公有餘光啟似續穿山之陽水澄土沃余銘公墓

質而弗繹懼失其實重貽公辱

鄉貢進士陸君墓誌銘

去武陵橋南二百步有陸氏之五畝園在焉銘旂丈奉親之所居也丈有孝行其事親也舜事先意承志務得親歡而後已宗族鄉黨至今稱其孝者無閒言也陸氏為吾州望族祖諱毅號匪莪康熙戊辰進士陜西道監察御史崇祀鄉賢父諱恬號樸埜貢生截選州同知朴埜公以世家子顧性儉約如寒素中年亟治生產句稽銖兩務極周悉時丈方以名諸生有聲黌序閒既而慮親之瘁也即棄舉子業習子母出入之計食不兼味衣

不重綺凡勞賤之役必躬必先朴埜公以爲似巳乃畀之事而紓巳力焉朴埜公既豐於財好施德於鄉人乙亥歲大祲設廠煮粥以濟飢者丈乃董督其事計人授盂徧及諸村落賴以存活者無算鄉人之德丈者乃益德朴埜公也朴埜公晚年好古物鼎彝罍缶之屬以及書畫家之尺楮寸縑以類麇集其廬丈爲之别其欵識第其良窳高下而售以直既而若者囊若者匱若者庋於閣若者羅於齋靡弗當也朴埜公色然喜矣朴埜公尤好石丈乃察吾鄉石之可以購而得者悉輦致之爲

峯為巒為坡陀為凹為凸為向為背靡弗稱也朴埜公
暢然樂矣其後乃成所謂五畒園者奉朴埜公而老焉
丈之事其母夫人亦無異於事朴埜公也朴埜公既殁
所遺多廣厦大宅丈請於諸兄願受園以居以奉先人
之主花之時月之夕或醑而陳或茗而供觸而思思而
哀未嘗不流涕被面也丈之事朴埜公於殁也無異事
於其生也亦孝矣哉夫世族之家居處有第宅亭臺之
勝飲食有鼎俎殽核之備沾沾自喜其能養者多矣乃
欣厭或失其時豐嗇或違其意晨昏色笑之間弗喻其

親之嗜好者卒豈少哉若丈者可謂能悅親者矣丈諱立名銘旂其字也生於康熙庚子卒於乾隆壬寅享年六十有三配金孺人後九年而卒子嗣雲太學生宗凱邑庠生為仲兄後皆卒越十一年其孫育合葬其祖考妣於州之二十七都敦圩之新阡以其考嗣雲君祔於聡乞余為銘墓之文余與陸氏為姻戚而次子彥國與育為僚壻復介以請乃弗獲辭因叙述丈之孝行可稱者如此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育也勉乎哉銘曰

孝乎惟孝政于家兮我行其庭静且嘉兮有馨維何蘭發其葩孝子之心兮純潔而無瑕有苞維何竹抽其芽孝子之澤兮充實而光華欣欣者木耶涓涓者水耶木有本而水有源兮將以啟我孝子之孫兮

楊母陸孺人墓誌銘

嘉慶六年十一月十有九日楊子雲璈雲琯祔其妣陸孺人於厥考眪璜君之兆先是眪璜君卒葬州之雙鳳里十六都三啚畏字圩雲璈等爲孺人封壽藏至是啟焉乞銘於余按狀稱孺人姓陸氏曾祖毅康熙戊辰進士陝西道監察御史祖敦仁國學生贈文林郎福建羅源縣知縣父振緒國學生孺人其第三女也年十八歸眪璜君君八歲而孤賴母顧太孺人教養成立孺人事姑二十餘年以孝稱眪璜君績學攻苦未及中壽孺人

茹哀銜恤訓二子敦勵名行以承先志有女字陸模孫者孺人從子也憐其孤擇壻與二子同塾模孫既成名而婚未幾女以蓐卒孺人復撫其遺兒比成童還之孺人以哭女故益不自聊乃皈心苦空專習禪誦雖祁寒酷暑未嘗少輟葢自是泡景身世矣嘗謂二子曰人生花甲既周萬緣粗了又何戀耶既而染微痾持誦如故堅却醫藥一夕命子婦掩帷戒以毋擾而孺人逝矣時嘉慶三年十月十八日余聞楊氏自西士先生潛究性命之學出入二氏子孫被其遺教類能讀書好善其婦

女亦慈恕愛物宅故有禮佛之室孺人中年後即習靜其中故泊然解脫於去来之際者其所由来漸矣余自壬子謝病家居輒以禪悅自娛與西士先生之孫輯園君交善以輯園故二子益過從欵密遂稔孺人之賢予妻亦習薰修尤愛敬孺人毎以梵筵淨供相遺歲時僮嫗往来如親串以故得孺人起居至閭巷所聞皆與狀合予嘗讀彭尺木善女人傳往往能不昧夙因葢靜專貞固惟坤德之正足以致此嗚呼若孺人者不亦信哉

晒璜君諱佩華以州學生入太學子二雲璈鎮洋縣學

生雲琯太學生皆有學行以孝友型於家女二皆孺人出孫二女孫三孺人之卒也二子泣請於余爲孺人作傳予許之會

召赴史館乃以狀自隨丙年卒未屬藁怦然未嘗寘諸懷懇負疇昔之諾今始獲次其狀而綴述所聞如此乃爲銘曰

存順而殁寧兮賢哲之所宗也生寄而死歸兮達人之所同也何女士之好修兮渺焉而莫與儔也藏蜕於雙鳳之岡兮佳哉積善之必有餘慶也

太原陸孺人傳

孺人姓陸氏太原舅氏綬章王公之元配其先世出宋丞相陸秀夫後伯祖某康熙壬戌進士通政司使祖某庠生考某太學生世居婁之冠裳路所稱冠裳陸氏也孺人幼孤其舅瑯邪王稼軒先生自富陽令歸里與外伯祖寬齋公雅相善也以故稔知孺人少時即躬習勞苦公曰是可以爲我家婦遂締姻焉年二十五歸於太原太原族望甲婁郡其子姓每以閥閱相矜尚獨舅氏家自高曾以来累世勤樸及孺人来歸百事操作尊嫜

以為賢愛之異他婦而孺人睦於妯娌無間言寬齋公出宰粵浙三仕三已里居之日家無長物授田不及百晦舅氏乃棄舉業治生産以奉菽水孺人佽助之家日益起搆新居於鎮民橋西距老屋不半里就隙地闢為圃菜蔬瓜果之屬孺人皆手植晨夕課僮僕引轆轤循畦灌之嚴霜烈日不以為苦圃之旁種梅蒔菊春秋佳日開筵介壽時外祖容齋公以廬守歸田與寬齋公白頭昆季笑語銜盃未嘗不歎孺人之能致其養也性儉約不事華飾雖苧衫絮襦敝弗改為竈媪爨婢皆為縫

紉教子勤於學教女勤於女紅教諸婦勤於婦職凡瑣屑勞苦之役輒身先之故庭闈之間皆以習勤爲業孺人之教也嗚呼婦德之難也世閥之家抑又甚焉有肥甘精鑿之奉以佚其體有金玉錦繡之美以侈其心終身娛樂罔恤艱苦甚至家門中落窶貧交謫而閨闥晏安之毒不可藥石乃孺人以世家之婦四十餘年手口卒瘏以謀家室不賢而能若是乎今歲之臘將爲諸子分爨盎缶釜甑之物先事部署井井有法冬至前數日遘温症投以涼劑弗效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子服政乾

隆庚子科舉人服膚庠生服言女一人孫三人女孫二人

論曰善乎魯敬姜之訓曰勞則思逸則淫其言可為婦誡矣我母太夫人出自太原與舅氏為同祖姊弟孺人之來歸也太夫人猶在室嘗言孺人作新婦三日即親羹臛鍼縷之事故太夫人燕居訓子婦及諸女亟稱孺人賢以為勗勵舅氏屬學金作家傳弗敢以諛辭私於所親敬述習聞於太夫人者詮次之嗚呼若孺人者可謂善用其勞哉

亡友張鄂聯傳

秋九月余自吳興歸聞友人張君之喪既往哭其弟詠棻語余臨歿時狀甚悉治命屬余作傳屬楊君雲璈為誄辭楊君文已張子辟讀之悽惋盡致余病廢之後豈能為楊君之文者雖然豈忍負死友哉乃為之傳曰張君名梈字鄂聯號花墅世為太倉州人七世祖輔之明南京工部尚書起家為里中望族祖誾敦學行急施與學者私謚孝惠先生父瞻洛仕至大理府知府有治蹟家居以謹厚型於鄉君生而蚤慧成童即好吟詠隨父

由豫入滇名區古蹟所至留題語必驚人歸里尤折節讀書所詣益精到應試輒冠曹偶以廩膳生舉庚子科江南鄉試第二試禮部不售父年踰八十侍養於家嗣遭父喪哀毀致羸疾服闋再試禮部報罷遂不復出居平以詩酒自遣吾鄉詩派宗法弇州梅村兩家作者往往以容麗擅場君詩獨取徑幽秀嚴於格律雖篇幅稍隘而能脫去俗町尤為王山人恭所稱賞好劇飲嚴於觴政往往鍵户留賓夜漏至數十刻下座中狼籍顛倒君斟酌酬酢無少謬誤治家嚴於部署治產嚴於勾稽

粟鑑之出入有常額服物之度寘有常所雖婦稚違失
未嘗假借君性既嚴整拂意輒致恚怒卒以是成肝脾
之疾醫者頗以為言君亦弗能用也余之獲交於君也
甫弱冠酒場詩壘所在避君三舍及君入都過從懽洽
既而客先君子使蔡跋馬真定間酣飲悲歌雄睨一切
以古豪傑自命余謝職歸而君已病余亦自悔其少習
蓋兩人者無復曩時意氣矣君病中未能獨忿親知亟
告於余余不得已以禪悅解之顧君雅不喜禪語與余
抗辨不休乃謝去君卧病既久余詣榻前候之蹶然而

起具衣冠迎送如儀固辭不獲命乃弗敢數數往歲時遣人致問而已余往吳興會戴可亭侍御使浙事竣邂逅舟次問訊君狀屬余致慰藉意侍御為君鄉試舉主欲拔君冠多士者故於師生之誼尤切豈知知己之言已不及執手告語耶悲哉君生於乾隆壬申年九月八日卒於甲寅年九月十日年四十有三所著浣雲廬詩稿若干卷子三女子一俱幼

論曰吾鄉自南郭西銘兩先生以文章聲氣奔走名儁海內皆知太倉張氏其流風餘韻百數十年以来猶可

想見梗槩君之辨論踔厲近南郭文采彪炳近西銘倘

敦盤之會冠葢之交今昔不殊則君之譽望豈岀两先

生下哉然以君之資禀學力天假之年廸發其心性而

和順於道徳其成就又當何如也

節母施孺人傳

節母姓施氏國子生章夢齡之生母也年十八歸於章爲其考適寧側室生夢齡甫五歲適寧歿節母撫之成立克繼父志乾隆五十一年旌於朝後五年乃卒節母之歸章也時適寧已喪耦節母承事維謹未嘗稍有越分嫡出子僅髫丱愛護踰於所生既娶而歿其婦羸病不離牀笫爲之扶持慰藉始終無勸容既而婦亦歿所遺一男二女任其督課至於婚嫁而後已嘗曰吾弗獲逮事吾嫡今止一脈耳茍不盡心

何面目見吾主與嫡於地下乎姓尤慈惠族鄙鄉隣之
以急告者無弗應貧乏之家至有待以舉火者顧自奉
儉約布衣蔬食恬然安之葢不履梱外者三十餘年晚
乃皈心釋氏臨終頗解脫諸苦云石君朱先生嘗言荻
岡章氏聚族而處有古仁里之風余聞而慕之家居之
日乃造訪焉其地距吳興三十里爲歸安縣屬境原隰
衍沃而深秀人士樸厚而冲和其後歲必一再往乃得
盡交章氏之賢者接其言論觀其行事皆能安處善樂
循理以其有賢父兄之教也又重之以婚姻而後章氏

之先澤内行無不備聞及所稱施節母者今春夢齡屬余為傳以紀其實余惟古人家法莫不以禮讓為先名分者禮讓之所由出也雖然婦女嫡庶之際尤難言之夫亾嫡之勢不能止乎嫡存之日况其亾乎奪嫡之風不能禁於夫在之時况其子乎今節母終身謹於其分罔敢踰越如此乃知章氏家法之善而益歎節母之明於禮矣故夢齡之奉其母自生事以至葬祭亦不敢稍干以妾分可謂善承親志者其愈於世之違禮以崇親者不已多乎

論曰節之六四言安節之亨孔子釋之以承上道蓋先

説初涉坎險能承尊以處卑故安其位而亨其節深得

柔順履險之義且夫食荼茹蘗之境非不難能可貴乃

或以矜亢出之往往有不當位者所以苦節貞凶其去

安之者遠矣嗚呼若節毋者可不謂之安節歟

慈願傳

次子彥國娶婦於太原王氏為先太夫人從孫女年十九来歸後四歲舉一子曰元爵乃學佛持淨戒自號曰慈願家人始以慈願稱之慈願名佩華字蘭如父淦三水縣知縣母毛夫人太史衛暉先生女慈願髫時太夫人攜抱之曰此淑女也乃請於先大夫為彥國締姻焉稍長授讀四子書能通曉大義性孝友為父母所鍾愛順正和厚與物無忤及来歸動循禮節退無惰容佘補官京師奉太夫人率眷以行命襄理家政先事服勞以

代其姑太夫人中歲以後梵誦精虔晩尤專心教典慈願嘗侍側叩聆講貫怦然心動若有所得是時即有遺蛻塵俗之想顧未嘗語人人亦不能知也慈願有滕曰吉者朱氏女也童時撫愛之一日請於太夫人及翁姑曰婦欲以女備巾櫛可乎久之再請意甚堅乃許戊申春朝朱氏生子元韶五月元爵生太夫人喜溢顏色手卮賜慈願曰老眼疊見重孫微汝之賢不及此祝汝福且無量慈願跽謝曰繼自今得隨侍太夫人焚香掃地了此一生清淨身矣他無所願也己酉太夫人病中屢

薆大士接引治命謂家人曰我去後若等能報荅佛恩結般若緣乎慈願首應曰諾余夫婦之奉太夫人喪歸也留慈願主寓務內和外肅條理秩如暇則炷香轉經默參冥悟未嘗妄發一語元韶痘後病劇中夜露禱旣而元爵病亦如之庚戌秋余以

慶典入都久之備悉慈願調劑家事狀且憫其瘁時萍鄉劉金門學士以姻戚居停余家謂余曰某見王夫人於婦職則才德兼備於梵行則事理交融何圖巾幗乃有斯賢余留京過冬慈願日以金剛楞嚴法華經義就

質洞徹妙諦嘗舉庸孟語以已見參合佛典余尤心異之次年余將返慈願以歸寧請遣暑疾作乃不果臨行示以詩曰般若船教善信乘積功修行爾尤應寧親虛附秋歸棹繡佛勤依夜讀燈樂處能尋安養境怡来且作住持僧經句便喜逢時爽定報清羸已漸勝比抵家得慈願寄和詩落句云爲報安閒除藥裹齋廚典爨已能勝余亟以詩白毛夫人曰慈願固無恙矣余再入都慈願體漸尫瘠醫藥時驗時否顧於持誦禮拜若了不知有所病苦者壬子五月病遂劇然猶慰勞侍者晝夜

轉六如偈閉目輒現光明法界一夕夢神告曰子桂香殿謫仙人也今功行圓滿行以瑤宮左史名子矣覺以語余嗣後神氣益閒定不復作塵世語六月望後將半忽起盥沐更淨服家人亟往視則已引炬爇香兀然趺坐久之息漸微乃化去初慈願在閨日室中盆蘭作花默祝曰此花若結果收成當大佳俄而蘭埀實如盂非夙因不昧者歟何其兆竟驗若左券也慈願既卒篋衍中得手書一鈔有云四大皆空壽者相一生遺憾孝之心不知為何時語夫溺情世累者既逐老病死於苦流

遺慮覺宗者復執戒定慧為斷見乃慈願以弱女子洞見真際融會一如故能心地明粹踐履篤實此其得證也宜哉慈願為人慈心熱腸遇疑難事直下承擔坦易灑落生平不為戚戚容尤好施予賙給貧老人無虛日及聞其喪號泣者踵相接也嘗莊寫南海懺法一卷金門學士跋其後曰今之女子奉佛者大率畏佛畏佛必畏死畏死則覺性斷若斯人者超然於生死之途即超然於仙佛之境可謂知慈願之深而能傳其實者矣元爵聘劉氏即學士女其配李夫人者恭毅公女也與慈

願同學佛故學士能言其詳如此靜厓氏曰余聞太原之先有曇陽子者為前明文肅公女夙根通利辯才無礙弇州先生嘗師事之後以尸解仙去然後人頗有議其誕者甚矣不可為曲士道也夫震俗之行易涉不經故儒家者言以盡其所以為生即正其所以為死為朝聞夕可之常理雖然去来之際葢亦難言正所謂著力即差耳若慈願者謹修持於閨門庸行之內順委化於天壽定數之中近可以型家遠可以勸世後之覽者復何憾於斯人

祭汝南表兄文

嗚呼人之於世皆寄耳而其寄焉者造物有以主之其為行藏聚散以至生死者無非天之所為而人於其閒或愛或憎或欣喜或憂戚終其身役役焉而卒不自知嗚呼噫嘻余於兄之逝也慟乎以悲恤乎以疑而不禁曠乎其有所思也正月二十四日太原鷗舫表兄歸自京師坐未定而兄自鶴墅來遂飯於余舍相與追叙疇昔各喜合併之竒是夕余適有皖江之行踰月而返兄何遽萎此小别者竟成永訣能不腹痛而心摧兄長於

鷗舫兄二年長於余四年角丱之日相從兒嬉長則榷
書史治文辭之三人者朝斯夕斯六博劇飲放誕淋漓
長枕大被愛護扶攜但有傾吐而無瑕疵宦游於都同
巷以居鷗舫兄亦以直書局徵公車數年蹤跡無須臾
離豈謂天涯不如比閭於是重之以婚姻盍以此具邇
者將為數世之貽兄自尹判既涉雲司賦還山之吟棄
華膴而如遺余乃後兄七年而克遂其初衣鷗舫兄方
乘萬斛之舟揚千里之帆游天池而凌雲逵也既出處
之異途謂覿面其焉希浮漚聚沫電爍飈馳忽焉一瞬

杳不可追天實爲之噫嘻悲哉雖然行者藏之機聚者散之因而死者生之歸也誠知此盈虛消息乃大化之推移方將與冗混鴻濛而入希夷庶幾御丹霞而上翔兮豈終杳冥之不可期

答王蘭泉少寇書

接手教並示新志列女傳稿一篇具見闡幽表正之盛心下懷曷勝悅服至詢及雲陽子仙化有己卯庚辰之異查明史王文肅公傳云錫爵以萬歷五年（是年丁丑）由詹事掌翰林院是年九月爭張居正奪情事六年（是年戊寅）進禮部右侍郎（弇州曇陽傳首云父曰禮部侍郎翰林學士錫爵故傳內多稱文肅為學士）居正甫歸治喪（宰輔年表居正三月歸葬）九御急請名還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云云則文肅歸里在戊寅三月以後可知按弇州曇陽大師傳云學士業予告歸師驟得父母

喜甚下云明年正月爲己卯以後爲夏爲冬爲歲除本
傳俱有明文後又云庚辰朔之又二日所謂庚辰朔者
卽庚辰元朔也以後爲是年上元爲三月望爲孟夏二
日爲仲夏十三日爲六月朔爲八月望爲九月二日及
重九日本傳俱歷有明文似曇陽于庚辰重九化去確
然無疑惟文肅年譜則云己卯九日按文肅捐館之時
緱山已先卒烟客尚幼或譜出他人手未及詳核亦未
可定澉齋無文肅年譜此書未知刊自何時難以臆斷
又按弇州續稿有先師移龕忽已三周晨興作供感歎

有述詩云昔在歲庚辰仲冬月二吉於時自徐墓少女
風轉疾冒雨扶師龕倉皇以身袒可爲十一月二日移
龕入城之証與本傳又踰月奉龕入龕之文相合又云
師龕既已奠予亦寧耳室及三載俄已周云云可爲弇
州在恬憺觀守龕三年之証諸如此類皆爲確据現擬
儘數查出錄爲一冊以弇州集爲主再以他集附入容
俟繕成就質以備鑒裁又緱山手蹟一卷從馮偉人孝
廉嗣子處借得一併呈閱此即石君先生所跋卷也按
曇陽子以節孝登真本傳稱爲三示節而後成終君子

謂師之爲夫婦綱也云云徐郎訃至師蓬跣而哭出成製縞服草屨御之以見學士夫婦曰兒故徐郎身也當爲徐郎稱未亡人一也後至直塘謁祭徐墓止享室東北隅以一氊據地而坐不復移足暴烈日中夜則當風露蚊蚋羣嘬之學士欲挽之歸不可以其言直卒弗能奪二也化去時出袖刃割右髻於几曰吾以上真見度不獲死遺蜕未即朽不獲葬此髻所以志也爲謝參議君幸啓徐郎之窆而祔之三也凡此純貞苦行實足扶翼名教垂信後來或得椽筆著力表揚更使讀者惻然

心動至雜綴一條鄙末之見如還魂記云云本屬委巷無稽似可不及惟畧具疑謗之由加以辯正如緱山手跡蒼頭稔惡事及馮孝廉朱石君先生各論跋俱可附入從此羣喙可息積疑盡釋於閣下主持表章之意更爲善備辱承下問敢布區區謹再拜

再復蘭泉少冠書

昨晚承示文肅年譜燈下披閱其疎漏之處不可枚舉進禮部侍郎一條即與史傳不合譜作丁丑史作戊寅決非出于緱山之手即如文肅三女譜中秖載曇陽之生而佚其二何所取義又載緱山和歸去來以諷其父文肅曰不歸恐爲孺子所笑此豈入緱山口吻耶按譜末云不肖敏荒迷之際畧爲補輯意此冊爲文肅治喪時刋送親友者出於門下急就塞白之所爲故僅僅摭拾奏疏批答條系其下而於家庭事跡槪從闕畧其時烟客甫及

髫齔豈惓顛末以後便成敝簏中物不復再加訂正閱百餘年其雲礽偶獲燼餘詫爲家寶翻刻流傳并諱其所由沿譌襲謬無足怪也假使此譜果爲家藏未梓之善本當康熙年間太原鼎盛之時早已刋布何待近年始出則此譜之不足據概可知矣鄙末之見敢質大雅祈賜裁察爲幸

為同年嵇籊浦題文衡山畫卷

籊浦都轉兄謝政南歸來寓吾州一日過余舍携示文衡山畫卷曰此督府武林梁公之所贈行也子為我攷而記之按畫作秋山行旅景別紙為吳文定傳文穆屠襄惠次韻詩三首詞翰皆偉秀可觀襄惠詩尾云云知為贈送章鳴鳳之作攷鳴鳳名律常熟人仕至南京副都御史故文定詩云留都事重曾承詔也明史之鄉年表襄惠以宏治二年掌御史臺四年二月罷故於鳴鳳稱同寅而尾書庚戌秋七月既望為宏治三年正襄惠

掌臺之日事蹟年月悉合惟衡山畫欵署正德辛巳春三月辛巳為正德十六年據此則後詩三十二年而始有是圖其為因詩補圖者歟或流傳闕佚出於後人割裂牽綴之所為蓋未可知也嗟乎薄宦浮生何非假合孰為真孰為幻孰為前孰為後俯仰身世之間如是圖之顛倒失實者且不知凡幾矣余與都轉兄二十年前同官朝省把臂稱莫逆交意氣凌蹤往往取忌時輩既而兄歷外臺膺劇任聲華赫然視余之多病早衰杜門自廢者其為榮悴宜若春葩秋蘀之不相及乃一旦賦

遂初而歸歸而為寓公於荒江寂寞之濱而後兩人之跡離而復合酒罷燈闌宛如一夢夢醒而笑殆將以前者之為幻而後者之為真矣雖然我兩人今日之所為真者果真也耶又安知異日之不併此以為幻也耶因和卷中韻而歸之請以昔歐以為證盟可乎

滄江不負舊蓑衣對坐苔磯罷釣時半世行藏形共影萬緣顛倒畫和詩春風彙筆還相憶夜月聽鐘尚未遲休論誰真更誰幻怵蚿轉眴恐憐蘧

于紫亭侍御畫冊跋

朱石君師嘗言于紫亭先生清修學道中年以後即深邃有所得學金闐而慕之有日矣今觀是冊即物寓懷得神遺貌其筆墨超然蹊畦之外其胸次悠然名象之表葢先生之所為道者即在是矣夫天地間水流山峙風光月霽與夫草木之茂悅魚鳥之泳翔無非道也見道者遇之或宣於詩文或託於書畫亦道其所道而已魯論言志道自據德依仁而終以游藝葢德與仁者道體之藴藏而藝者道妙之洋溢君子深造自得左右逢

原之學皆在於此然則先生之藝即先生之道也又何疑焉先生賢嗣滄來剌史來守吾州公暇出示所藏遺蹟因述所聞於石君師者竊以窺先生之道與遂書其語於冊而歸之

行雲流水圖跋

靜夫先生於箑面寫行雲流水圖並肖其容以示同年友汪靜厓氏靜厓氏曰靜夫先生之所以靜者其在斯乎夫水動物也。水之氣蒸而為雲。又動物也。水而流雲而行。動中之動者也。烏在其為靜哉。雖然水之為德藏於大冬未嘗不根於至靜之地而坎陽之升而雲者於卦為屯為需固有動靜之別乃小畜小過之言密雲。皆取象於止。然則雲之為雲。亦非一於動者。可知。是故濂溪之學。主靜者也。乃其言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之云者。亦可以得動靜互根之理矣。先生之為用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往往惟變所適而其為體也止其所而不遷故功效之見於行事者如膚寸之遍天下盈科之放四海人之以行雲流水貌先生者如是而已至於先生所以為行雲流水固有一於神之中而游於物之初者蓋非衆人之所得而知也若夫為晚岫之歸雲與寒潭之止水乃靜厓之所為靜豈可與先生較長而絜短者哉

重臨曇陽大師遺卷跋尾

曇陽大師遺蹟一卷為太原王氏家藏里中未之知也州大夫滄來公訪得之携以示余諦覯再四歡喜讚歎得未曾有亟分手臨橅一通而歸其原卷夫曇陽以貞孝昇仙見遺里乘閱二百年事蹟幾晦往歲馮子偉人掇拾殘牘於灰燼之餘表而出之乞跋於石君先生將據入新志今復出是卷可謂延津雙劍之合余獨怪太原雲礽懷其家寶不使姑射仙人一灑冰雪其視馮子之汲汲慕義表褜惟恐不力者異矣雖然奇玉特珠非

遇其時與其人卒不輕出出亦弗貴則是卷之必待今日顯於名賢之手相與鄭重而愛惜之豈不宜哉

書慧香室詩草後

上海曹氏閨秀之工於詩者一為葉子敬先生夫人方宣文學之母一為陸長卿先生夫人耳山副憲之母皆給諫諤廷公女於內子為諸姑故童年粗得指授知聲律鍼黹之餘偶學吟弄以為閨課及來歸太夫人命佐家政遂不暇復治文史倡和之什益亦寥寥中年多病皈心佛乘長齋禪誦手寫梵書日有常度輒以翰墨自怡尤喜讀香山玉局諸集所作詩亦清灑脫俗較前進一格矣余游皖陽嘗寄小詩朱石君師見而賞之以為

通解妙道嘉慶己未余赴
召入都兩年之間郵筒贈荅時寓招隱之思今年既得
請朋好祖行吳穀人祭酒詩云歸向山妻開口笑一不曾
斷送老頭皮鮑雅堂郎中詩云成就淵明千古志也應
多謝翟夫人皆稱其高致云到家後運孫繕錄成帙請
定於余因誌其緣起如此

書授產券後

先大夫承數世善慶之澤以上第起家致位通顯一生清風介節海內共知太夫人內政儉勤因祿賜所入經營操作置常產若干畝以遺子孫學金守之弗敢有所增減今病矣而曹安人雅志清修欲謝家事遍告於叔父樸齋公以所遺產析授彥博彥國且命之曰毋虐取而失先人之寬厚毋奢用而改先人之樽節毋輕售而忽先人之艱難毋廣置而累先人之清白慎斯業也老者有所贍幼者有所育處家可以資生居

官可以助康以供祠墓以周鄙鄰舉於是乎出夫不忘
君賜忠也勿棄祖貽孝也兄弟怡怡愛且敬也爾其念
哉

題省緣子蓮池清梵圖

毘盧遮那一大性海百千萬億性量如是云何彌陀性主宰故云何西方性歸藏故云何極樂性自在故云何安養性饒益故云何寶池性清淨故云何妙蓮性不染故何上何下種大小故何遠何近見迷覺故何遲何疾根利鈍故何勤何怠垢輕重故云何見佛見自性故云何念佛念自性故見而無見是為正見念而無念是為真念是性是佛即是分別非性非佛即是斷滅佛相我相皆是虛妄因相生相妄中之妄叩省緣子省者何緣

緣從相生多此一相緣從念起多此一念無相無念量等虛空是省緣子本来面目

井福銘

井性德也福者德之所致也井有五德利物為仁辨方為義修飭為禮渟蓄為智時出而不窮為信益五常之性備焉君子之言福亦曰順其性而已矣乃為之銘曰

美哉井德靜虛動實匪坎之險匪兌之說攘之剔之井道乃革甃之渫之井養可食冬而溫夏而冽以濟其闕潦不溢旱不竭無失其則憺慮而寧神兮井之福福我身兮立本而知化兮井之福福天下兮惟井德之中和兮福無頗兮惟井德之純常兮福無疆兮

几銘

此慈願讀書寫經几也乾隆歲次壬子長至節春浮居士靜厓氏系以銘曰

均平象儀直方表德載道之器以為矩式奉爾心香睠茲手澤其所憑依庶幾來格法寶臚函儒珍在席貽我子孫守之無斁

九容正心箴

履德之基非禮勿動升高易顛爭先必躓若涉春冰奈何弗恐一心固之足容乃重動

端拱在抱握固當胸有儀可象揖讓雍雍身之使臂何令弗從一心持之手容乃恭

光明之宇審視之官功惟省察理在諦觀凝然坐照其神内完一心謐之目容乃端視

木訥近仁退讓明禮吉人之辭寡斯貴耳捫舌思危反躬知恥一心守之口容乃止言

德音秩秩。不震不讋。天籟之發函於虛境鐘實失瘖。弦急傷猛。一心運之聲容乃靜

元首之尊百體之則巍巍天柱。罔敢傾側。思我定命威儀是力一心貫之頭容乃直

先天之氣。浩然自足。不其餒而。梏之反覆。滌彼邪穢。還我清淑。一心斂之。氣容乃肅。

藐哉爾躬天錫之極抱陽負陰毋隕厥植不倚者強。不遷者特。一心安之立容乃德

粹然盎然篤實輝光比德於玉如圭如璋有美在中何

用不藏一心䖍之色容乃莊

井福堂文稿卷十終

男彥博彥國謹編